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外国文学系列教材



Euro-American Ecoliterature

(修订版)

欧美生态文学

王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欧美生态文学

Euro-American Ecoliterature

(修订版)

王 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美生态文学/王诺著.—2版(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

(21世纪外国文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1-19537-6

I. 欧… II. 王… III. ①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欧洲—高等学校—教材 ②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美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 I500.6 ② I7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2756 号

书 名: 欧美生态文学(修订版)

著作责任者: 王 诺 著

责任编辑: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537-6/I·238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149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9.875 印张 280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2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总第 3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第一章 生态文学概论.....	1
第一节 生态文学产生的原因.....	1
一、主要原因:外部动因	2
二、次要原因:内部动因	8
第二节 生态文学的界定.....	9
一、“生态的”还是“环境的”?	10
二、什么是“生态文学”?	22
第三节 生态文学研究	29
一、生态批评的发展	29
二、生态批评的界定与任务	40
三、生态批评的生态审美	51
第二章 生态文学的思想资源	74
第一节 古代和近代的生态思想	74
一、上古至 17 世纪的生态思想	74
二、18 世纪的生态思想	79
三、19 世纪的生态思想	83
第二节 20 世纪的生态思潮	91
一、生态整体观	91
二、罗尔斯顿的生态整体主义	97
三、欲望动力论批判	107
四、征服、统治自然观批判	112
五、生态正义(ecological justice)论	122

第三章 生态文学的发展进程	131
第一节 上古至 18 世纪末的生态文学	131
第二节 浪漫主义时代的生态文学	149
第三节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中期的生态文学	161
第四节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生态文学	176
一、卡森——一个里程碑	176
二、法国生态文学	185
三、德语生态文学	188
四、加拿大生态文学	190
五、苏联生态文学	192
六、美国生态文学	198
七、生态文学的最新进展	201
第五节 反生态文学的重审	206
第四章 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	221
第一节 征服、统治自然批判	221
一、质疑人类干扰自然进程、征服自然的权利	221
二、挖掘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思想根源	223
三、揭示征服和统治自然的可怕恶果	226
第二节 工业与科技批判	229
一、工业化对自然美和诗意生存的破坏	230
二、工业化造成生态系统的紊乱和自然资源的枯竭	235
三、科技发展很可能给自然和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236
第三节 欲望批判	242
一、欲望膨胀导致疯狂的掠夺自然	243
二、欲望膨胀扼杀人的灵魂和美好天性	246
第四节 生态责任	249
一、保护、回馈自然的责任	251
二、偿还欠账、付出代价、限制发展的责任	252
三、物质生活简单化的责任	256
第五节 生态整体观	258

一、自然是个整体,整体内的所有物种休戚相关	259
二、从生态整体利益的角度审视人和万物	263
第六节 重返与自然的和谐	267
一、回归自然	268
二、融入自然	278
三、感悟自然	280
主要参考文献	283
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297
后 记	304
再版后记	307

第一章

生态文学概论

第一节 生态文学产生的原因

生态文学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动因,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生态文学的兴起和逐步走向繁荣,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文学家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在创作上的必然反映。外在的压力甚至可以说外在的强迫,与文学家的生态责任感、自然关怀和人类终极关怀相结合,为生态文学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不仅催生了生态文学,而且同时催生了几乎波及所有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生态思潮。在日益波澜壮阔的生态思潮中,生态文学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支流。生态文学家在生态思潮的初始阶段发挥了引领潮流的重大作用:首倡生态思想的核心精神——生态整体主义的人,是生态文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掀起世界生态思潮的始作

俑者,是生态文学家雷切尔·卡森。

要理解生态文学的特征、成就和价值,首先要了解它产生的主要原因——生态危机,直面令人不安、令人震惊甚至令人恐惧的生态危机真相。

一、主要原因:外部动因

目前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最为紧迫的生态危机是能源与气候危机。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证明:气候变化的确实存在,而且正在加速,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即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造成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是人类,是人类过分地使用化石燃料,过多地排放温室气体。这一结论“来自大量世界顶尖级科学研究,经过了极为细致的审核并备有详细的证明文件,是目前所研究过的最大、最长、最昂贵、最国际化、学科跨度最大、最彻底的科学议题”^①。气候变化的巨大危害性绝不仅仅是温度升高、天气变暖,还有伴随而来的降雨量、湿度、土壤温度、大气环流的变化,干旱和荒漠化加剧,洪涝,暴风雨雪等极端异常天气频发,冰川和南北极冰盖消融,海洋环流系统紊乱及其可能导致的北半球冰期,生物生长繁衍模式的紊乱和物种灭绝,海平面上升等等。海平面上升是目前人类所面临的最为可怕的生态预警之一。哈佛大学伍兹霍尔实验室的约翰·霍尔德伦教授等环境科学家发出了这类预警:气候变化留给人类积极应对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了,10年前最悲观的预测是2040年北极冰全部融化,而到2008年科学家的预测是这一悲剧可能会更早发生——海平面上涨1—3米甚至更高。如果这样的悲剧真的发生,人类文明的整个格局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最繁华的经济中心(包括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迈阿密、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东京、大阪、釜山、新加坡、孟买、哥本哈根、赫尔辛基、奥斯陆、圣彼得堡、里斯本、马赛、悉尼、墨尔本以及上海、天津、秦皇岛、大连、青岛、宁波、厦门、香港、台北、高雄等)大部分将受重创甚至被淹没,数以

^① 弗里德曼:《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王玮沁等译,何帆校,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亿计的生态难民将流离失所,全人类的生活水平将倒退半个世纪以上。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绝大多数严谨的科学家都认同这一结论。

即便是海平面上涨短时间不会到来,地球资源也难以满足人类如此巨大的需求。这个地球上所必需的资源正在日趋枯竭,有限的资源与无限的欲求之间的尖锐矛盾已清楚地摆在人类的面前。早在 1972 年,梅多斯等 17 位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流学者就在他们轰动世界的报告《增长的极限》里指出,支撑人类工业的主要资源——石油、煤炭和其他各种不可缺少的矿藏急剧减少,多数在一百年之内就将全部采光。世界资源研究所和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主编的《世界资源 1988—1989》指出,按当时的能源消耗率,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只能维持 32.5 年,天然气只能维持 58.7 年,煤炭只能维持 226 年。著名的“戴利统计”显示:世界上所有必不可少的不可再生资源统统加在一起,也仅够目前全球人口百分之十八的人,享受当今美国的生活水准,满足当今美国人的欲求。如果这一统计无误或大体上符合实际,那就意味着:至少在发明出所有必需的替代资源之前,人类如果继续这样的盲目发展,将迅速耗光全部资源,很快进入“终极贫困”——在拥有了豪宅、轿车和许多现代化的生活资料后,突然发现这一切全都因为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而无法运转无法享用的贫困!

中国的人均不可再生资源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量,多数都不到世界人均值的一半。近三十多年的高速度经济增长,已经使多数不可再生资源濒于枯竭。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 2004 年指出:我国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已近极限。同年,另一位副局长潘岳警告说:如果不改变目前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中国将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环境容量来支持今后的发展。《增长的极限》曾给出一个公式:资源总量/消耗速度=世界末日。如果不可再生资源耗尽意味着文明的终结;那末,人均不可再生资源储备不到世界平均值的 1/2、而单位产值资源消耗率约为世界平均值 3 倍的中国,正在以高于全人类 6 倍的速度奔向末日!因此,潘岳一再警告国人: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已不是未来的危机,而是现实的危机;生态问题已不再是造福子孙后代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

中国是全球荒漠化土地面积最大、分布最广、蔓延最快、危害最大的国家。荒漠化土地面积高达国土总面积的约三分之一,严重水土流失的面积占国土的 38.2%。我们 960 万平方公里的家园就剩下 300 多万平方公里适宜居住了(占国土不到 30%),这还没有考虑严重的污染,更没有考虑海平面上升对人口最密集、现代化程度最高、堪称中国经济命脉的沿海地区的侵蚀。与 50 年代相比,我国人口翻了一番多,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翻了约一番半,这意味着: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国的人均生存空间已被压缩到原来的 1/5。我国的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 2200 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5,美国的 1/6,印度的 1/8,加拿大的 1/60,名列世界第 122 位,被列为世界 13 个贫水国之一。北京市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足 300 立方米,是中国人均水资源量的 1/8,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 1/25,缺水程度和处于沙漠地区的以色列相似。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 1972 年开始断流,70 年代断流的最长记录为 21 天,80 年代为 36 天,1992 年为 82 天,1995 年 118 天,1996 年 133 天,1997 年近 300 天,1998 年黄河无滴水入海的记录已达 330 天。长江源头也正在逐渐干枯,沱沱河、通天河流域干化、沙化问题日益严重,江源地区荒漠的面积迅速增加。在 2004 年的“保护长江万里行”活动中,众专家在考察后直言不讳地警告说:长江水系已陷入深度危机,若不及时拯救将濒临水系的全面崩溃。然而,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西南各大江河的干流和支流上,目前在建和规划的水电站竟然接近八个三峡工程的装机规模。国家发改委要求在 2010 年之前西南江河的开发强度不得超过 25%,这比国际上的通行要求已经宽了很多,但巨无霸电力公司无视这些要求,有的河流开发强度已经超过 80%。一级又一级的水坝星罗棋布,仅岷江干支流的水电站就达 60 多个!西南河流的支流基本上已经干涸,干流水位降低,流速减缓。一滴水不剩的灭绝性开发,正在酿就另一条淮河的悲剧(淮河流域干流和支流上共有 8300 多座水库,5000 余道闸坝,淮河早已被活活肢解)。

我国污水排放总量极大,90%以上的城市水环境恶化。中国工程院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我国西北,生活在水环境严重污染和重度污染地区的人口数量已占总人口的 79.1%。据水利部调查结果,我国 700 条总长

10 万公里的河流,符合饮用水标准(中国国家标准一、二类)的河段仅占 32.2%;被污染而不能饮用的河段已占 67.8%。2005 年 1 月的监测显示:长江、黄河、淮河等七大江河劣五类水质占 28.4%,五类水占 8.7%,四类水占 16.2%,三类水占 20.0%,合计不适宜饮用的水占 73.3%。黄河除上游少数河段水质为三类,其余河段水质常年为 4—5 类,按标准已经完全不能使用,但现在依旧担负着为沿岸 50 余座大中城市和 420 个县城供水的任务。长江干流上 21 个大中城市每年向长江排放 63 亿吨废污水,国家环保总局早就宣布,长江干流总体上已被完全污染,三、四、五类水已占 61.2%。条条毒河、脏河、臭河汇入大海,我国全部近海海域都受到严重污染。按照中国国家标准,三类海水为最劣水质,但我国近岸海水水质绝大多数都是三类和超三类。绝大多数养殖海产都产自这样的海水。最严重的是渤海,专家警告:即使从现在起不再向渤海排放一滴污水,水体生态恢复也至少要 200 年,沉积污染物将存在数百年。

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以及长期的污灌,造成农牧渔业产品严重污染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农作物、畜产品和水产品的残留毒素极高。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2004 年年会指出:中国农民滥用化肥农药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体健康和环境质量,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已经到了极限!蔬菜过量施肥和施农药尤为严重,不仅农药残留高倍超标,而且造成大范围的、严重的面源污染,数以亿计的居民健康受到威胁。国际食品法典对 176 种农药的残留规定了 2439 条限量标准,我国的标准与之相比差距极其悬殊,与发达国家的标准更有天壤之别。例如:我国标准允许六六六摄入量是美国标准的 84 倍,日本标准的 15 倍;允许滴滴涕的摄入量是澳大利亚标准的 16 倍,美国和日本标准的 24 倍。

我国大气污染最为严重、影响范围最广的是总悬浮颗粒。华北 12 个大城市大气中的颗粒物平均浓度高达 860 微克/立方米,为纽约的 20 倍,伦敦的 40 倍,世界卫生组织允许浓度的 9.6 倍。我国几乎所有城市的悬浮颗粒污染都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90 微克/立方米)数倍之多,全国城市平均值(309 微克/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 3 倍,纽约的 7 倍,伦敦的 14 倍。我国制定的国家一级标准(优)

为总悬浮颗粒 150 微克/立方米以下,仍然为世界标准的将近 2 倍,而就是这样的标准,也只有极少数沿海城市能够达到。中国的碳排放量和硫排放量高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

高污染必然导致生态疾病的迅速增加。生态疾病有三个特点:延缓效应、积存效应和爆炸效应。由于其逐渐积存和延缓爆发,人们往往认识不到其病因,而在爆发之后又往往无法治本。研究显示,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污染是生态疾病最大的成因,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高危病种的发病原因 80%到 90%都是环境污染造成的。专家指出,当身体内的污染物积存 15 到 20 年之后,我们最终将因为无药可治而死亡。淮河沿岸居民的死亡率超过山东、安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癌症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两倍。淮河沿岸农村青年的身体素质都达不到参军的要求。高污染还导致我国男性生殖能力急剧下降。上海精子库的数据显示,只有 20%的捐精者能够通过筛选,七百多名志愿者中 85%以上都是风华正茂的在校大学生,然而其中多数人的精子都不合格,主要表现为精子少、存活率低、活跃性差。

中华民族已不可挽回地突破了国土正常承载力;我们正在向生命支持系统的总崩溃步步逼近!中华民族曾历经诸多劫难,但没有哪一次有如此之危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毁掉了民族生存的基本条件!中华民族真的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全人类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面对生态危机,无论是狂妄地无视事实,还是胆怯地回避真相,抑或是消极地对待灾难,甚至是哪管明天洪水滔天只求今天末日狂欢,都比气候变化危机更为可怕,因为正是这样的态度导致并加速了生态系统总崩溃。

我们必须直面事实,我们必须相信科学的预测。

我们必须尽全力缓解危机,防止灾难的迅速到来,至少也要延缓它——无论要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我们必须勇敢地承担起生态责任,纵使最后依然会面临灾难、遭遇悲剧,也绝不能放弃希望、尊严和努力。

我们必须拯救这个星球,同时自我救赎,我们要为人类过去和现在

的无知和轻狂承担后果,并为当代和后代幸存者树立榜样。

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正因为意识到了生态危机的危险性,并勇于积极应对危机,尽到文学家应尽的生态责任,西方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生态文学以其初生牛犊之气势,顶逆着重重压力和偏见,傲然登上文坛,并迅速地发展壮大。

在文学被边缘化、文学的社会功能弱化的当代,常常会听到一些作家和学者对生态文学及其研究提出这样的质疑:生态文学能够对生态保护实践起多大作用?与其纸上谈兵不如直接投身于生态保护实践。这样的质疑者不仅没有认识到生态保护需要各行各业的人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出贡献,而且没有弄清楚生态保护的深层次、本源性的“治本”工作,正是对反生态思想文化的批判和生态思想文化的建构。正是这种“治本性”的任务,需要文学家和文学接受者的参与,而现实的这种迫切需要,注定了生态文学大有可为、前途无量。生态文学家在创作过程中也向所有作家发问:“文学究竟是使我们更好地适应地球生活的一种创造行为,还是使我们与之疏远的行为?从无情的进化和自然选择的角度看,文学究竟是有助于我们的幸存,还是加速了我们的灭绝?”^①人类的文学要为生态危机负责。反生态的文学本身就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原因之一。反生态文学的延续就意味着生态灾难的延续。文学家必须通过改造文学来结束对自然的犯罪并且赎罪。文学如果不能成为摆脱生态危机出路的一部分,就注定是危机的一部分。文学应当也必须有助于地球和人类的幸存,而绝对不能成为加速其灭绝的思想文化动力。生态文学不仅仅是创作活动,它更是一种救赎行动——拯救地球和自我拯救的行动!

揭示生态危机的真相,挖掘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反思并变革非生态甚至反生态的传统文学,倡导生态文学和生态文化,普及生态意识,推动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充分理

^① Joseph W. Meeker: *The Comedy of Survival: Literary Ecology and A Play Ethic*. Third Edition.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7, p. 4.

由,也是生态文学最主要的意义所在。

二、次要原因:内部动因

生态文学的产生也有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原因,虽然并非主要动因。生态文学的出现,是文学表现日趋全面、平衡这一文学健康发展之内在动力作用的结果。一个完整平衡的文学表现,其领域应该包含三大部分:人本身(包括人性、人格、思想、情感、感觉、潜意识以及人的外貌、语言和行为等)、人类社会(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社会生活、人类文化等)、自然(包括自然系统、非人类自然物、人与自然整体的关系、人与各种环境的关系、人与自然物的关系、非人类自然物之间的关系、非人类自然物与自然整体的关系等)。然而,纵观人类文学的发展,不难看出,文学对自然这个表现领域的关注和描写严重不足。虽然各个时期都有一些描写自然或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但从整体来看,文学对自然的表现与其对人和社会的表现完全不成比例。文学系统是失衡的,文学发展是畸形的。

然而,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终究会对文学做出调整。一段时间过多地关注社会,过一段时间它就会更多地关注人本身;一段时间过多地关注内容,过一段时间它又会更多地关注形式;一个时期侧重表现情感思维,下一个时期便会侧重表现感觉和潜意识;一阵子“向外转”,过一阵子便会“向内转”。这样的自我调整甚至矫枉过正的发展,保证了文学整体和宏观上的全面与平衡。在人类文学的原始时代,由于人与自然的關係是人生与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世界各民族的文学都较多地表现了自然。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后,自然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由于人类力量的增强而显得不再特别重要,人类的文学便从整体上将重心转向人自身和人类社会。加之文学是人类的艺术创造行为,天然地具有以人类为中心的倾向,文学发展向人和社会倾斜而疏远了自然就不难理解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再一次激发了文学自身调节的内部冲动,文学在与自然渐行渐远甚至阔别自然千余年乃至更久之后,终于又回归自然了。

具体到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文学发展,可以看出生态文学也是当

代文学自身调整的强化和延续的表现。生态文学是重意义、重价值、重责任、重视文学社会功能和自然功能的文学,是介入性很强的文学。它不是“纯文学”,它肩负着社会思想文化批判、生态意识普及、生态美感培养、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从这一点来看,生态文学也是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文学再次“向外转”、“向意义和使命转”、“向社会转”、“向文化转”的文学自身规律作用的结果。20 世纪的文学发展分别出现了“向内心转”、“向哲理转”和“向文本形式转”的倾向,也出现了消解意义和价值的倾向。这些倾向本身虽然有其合理性甚至必然性,但后来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矫枉过正。从 20 世纪后半叶开始,文学内部规律开始对文学的发展进行调节,出现了大量侧重社会批判、侧重两性关系、侧重文化冲突的作家作品。在这样的文学发展态势下,可以说生态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代文学自身规律校正文学发展的产物。生态文学将这种校正进一步强化和延伸:从关注人类社会延伸到关注自然界,从关注人与人的关系(比如两性关系、种族关系)延伸到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关注社会正义延伸到关注生态正义,从关注人类社会普适价值延伸到关注生态整体价值,从对导致社会问题和社会灾难的文化批判延伸到对导致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的文化批判。

在认识了生态文学产生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之后,我们便可以进而认识到生态文学产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生态文学是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和生态危机的必然产物,也是文学自身健康发展的必然产物;生态文学的发展是缓解生态危机、确保生态系统以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地球生物持续健康存在的必需,也是文学健康完整平衡发展的必需。

第二节 生态文学的界定

要界定“生态文学”这个术语,首先要弄清楚其中的限定词“生态的”的含义。由于目前学界有很多人经常混用“生态文学”和“环境文学”,由于许多西方学者倾向于使用“环境文学”这个术语,例如现代语言学学会出版的由弗莱德里克·威奇编写的教学参考资料就叫《环境文

学教学》，西方最大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学术组织就叫“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其会刊叫《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因此，在确定“生态的”的含义之时，又需要首先厘清它与“环境的”一词的差异。

一、“生态的”还是“环境的”？

究竟是使用“生态的”(ecological)一词好，还是使用“环境的”(environmental)一词好？这里面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统一称呼、厘清术语那么简单。问题的核心在于支撑这两类术语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一个是生态主义(ecologism)，另一个是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采用二者中的一种，意味着对一种观念的认同，也意味着对另一种观念的排斥。这样一来，对于这两类术语的选择，实际上就反映出在两种思想观念之间做出的选择。

所谓“生态的”，主要是指生态思想的，是指在生态主义指导下的。生态主义的核心是生态整体主义，它主要来自生态学的系统观、联系观、和谐观、平衡观，来自卢梭、达尔文、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来自海德格尔的生态哲学，来自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 and 该亚假说等当代整体论生态哲学。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①

^① 多数学者把生态整体主义称为“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这并不准确。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前提就是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它的核心特征是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绝不把整体内部的某一部分看作整体的中心。中心都没有，何来“中心主义”？生态中心是经不起推敲的表述。有中心就一定边缘，有非中心的部分，有周边环境。那么，什么是生态中心的非中心部分？与地球中心相对的部分是什么？难道是太阳系或者整个宇宙？如果不消解中心主义本身，如果依然延续中心主义的思路，我们仍然跳不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而是把原来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动物中心主义”到“生物中心主义”再到“地球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然而，生态整体主义是思维方式的一次革命，从中心论和二元论到整体论的革命，它强调整体但绝不预设中心。用生态中心主义这个术语无法显示这一思维方式革命的主要变化和基本精神。

所谓“环境的”，主要是指环境思想的，是指在环境主义指导下的。环境主义主要来自“弱人类中心主义”，或“开明人类中心主义”，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来自“新人道主义”，来自扩大化了的博爱主义。环境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在意识到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并威胁到人类生存之后，主张为了人类的持久生存和持续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基本权利而保护环境，合理利用环境资源，并将人类内部的伦理关怀扩大，使之涵盖动物、植物和非生命存在物；同时，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二元论，维护和适度改良人类现存的文化、生产生活方式。

当代生态思想家对生态主义和环境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指出“生态主义”与“环境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海瓦德(Tim Hayward)在《生态思想导论》(*Ecological Thought: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史密斯(Mark J. Smith)在《生态主义：走向生态公民权》(*Ecologism: Towards Ecological Citizenship*,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8)、巴克斯特(Brian Baxter)在《生态主义导论》(*Ecologism: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多布森在《绿色政治思想》里都明确论述了这两种意识形态的不同。多布森特别强调：“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异，混淆它们的差异必将导致严重的知识性错误。”^①

主张使用“环境的”一词的学者有一个理由：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关系的科学，因此跨学科的生态文学/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的创作和研究也应当探讨文学/美学/批评/……与环境的关系，并通过这种跨学科创作和研究探讨人类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始终坚持“环境批评”和“环境主义”的著名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就认为，使用“环境的”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地凸现了文学与环境研究的跨学科的综合性”^②。

① Andrew Dobson: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Thir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2.

② Lawrence Buell: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viii.